

遊走廟堂街巷間

紅色攝影師 影像話變遷



劉衛兵



1997年 北京
民眾在天安門廣場關注「兩會」

2013年11月9日下午，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幕，劉衛兵像往常一樣，揣着一部卡片相機走出家門，在街上邊走邊拍照。從很早開始，他就構思拍些東西，多年後拿出來能直觀地看到這一天給中國帶來的改變。作為新華社中央新聞採訪中心的記者，有人稱他的工作是「中南海攝影師」、「紅色攝影師」，但劉衛兵拍攝的不止於政要和宏大敘事的場景，他的鏡頭還對準紅牆之外，以個人的情感方式記錄着時代的劇變。

文：大公報記者賈磊

剛過47歲生日的劉衛兵，在北京成長，他留着貼着頭皮的短髮，說起話來不緊不慢，聲音略帶煙酒嗓的沙啞，24年職業生涯全在新華社度過。每天出門帶上個小相機，隨手拍些東西已是他長期保持的習慣。

改革開放的紀錄片

事實上，從新聞大事件到市井生活，如果將劉衛兵拍過的幾十萬張照片按時間回放，幾乎就是一部改革開放的紀錄片。2013年年末，這些瞬間凝結在外文出版社剛剛出版的《我們這30年——一個記者眼裡的中國改革開放》一書中。

經歷過物質匱乏的年代，又迎來了改革帶來的新生活，劉衛兵對那個時代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在書的開篇，他記述了1993年5月，北京放開糧油及其製品購銷價格的第一天，他跑去拍攝糧店店員註銷最後一批糧票，記錄下實行幾十年的糧油憑票供應制度宣告廢止的一刻。

物質匱乏的年代也盛載了劉衛兵的個人回憶。直到90年代初，幾分錢一斤的大白菜一直是北京人冬天幾乎天天吃的蔬菜，既省事又便宜。劉衛兵母親去世前一個月，仍不忘給他買一百斤大白菜，拖着病重身軀，一棵棵搬到樓上，好讓忙碌的兒子冬天也有菜吃。儘管今天物質已豐富了許多，劉衛兵偶爾還會買上兩棵白菜，白裡帶着青葉的大白菜寄託了他對母親的思念。

改革開放後，北京最早上市的彩票債券、搶購降價貨、廣告上公交、洋快餐店、消逝的胡同、被污染的河流、秀水街的商販、中關村的創業者、進城農民工，他的鏡頭中屬於平民百姓的集體回憶觸手可及。

天安門尋時代變遷

每逢大事去天安門廣場是劉衛兵的另一職業習慣。這是他最熟悉的新聞現場，廣場上的每一點新變化他都能敏銳的察覺。1997年2月25日，鄧小平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，劉衛兵就在天安門廣場拍照。和1976年毛主席逝世自己哇哇痛哭對照，他觀察到人群中沒有了當年毛澤東逝世時的痛哭、緊張和恍惚，有的只是遺憾、悲傷和平靜。

他引述了一位新華社老記者的話記錄這一天，「用從業30多年記者的眼光和敏感，在沿途搜索當年毛澤東逝世時的情景，沒有找到一絲一毫和21年前重複的痕跡。」鄧逝世後，中國沒出現所謂的「過渡危機」，這讓劉衛兵意識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一直在悄然進步中。

正如前外長李肇星為書作序時寫道：「衛兵以其國家通訊社資深記者的厚重積澱，揮灑自如地敘述了這史詩般的變革。讀一讀有利於了解走過的路和將走的路，更有決心和信心走好今後的路。」



劉衛兵家庭照，前排左一為劉衛兵

劉衛兵簡介

新華社高級記者，中國作家協會會員，中國攝影家協會會員，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客座教授。長期從事中央新聞攝影採訪，代表作《總理為農民追工錢》、《習近平為外賓撿眼鏡》，攝影作品獲中國新聞獎。著有《奔波在戰爭前線》、《隨訪連戰的日子》、《回望20年——一位新華社記者的採訪手記》，以及攝影集《日本人印象》。《回望20年》獲第四屆徐遲報告文學獎優秀作品獎。



▲劉衛兵1993年首次到香港採訪網球公開賽
(本版圖片由劉衛兵提供)



1988年 湖北宜昌
失明者互助

80年代 天安門廣場
抽煙沉思的漢子

1991年 北京
削價商品展銷會



堅守一線 做歷史主筆

1985年，劉衛兵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為新華社定向培養的攝影班，四年後，邁入國家通訊社的大門，成為職業新聞人。

剛進新華社，劉衛兵被分配到甘肅鍛煉，整整一年時間沒機會發照片，憋得他像文字記者一樣不停地採訪寫文章。回到北京當圖片編輯，他白天值班，晚上出去拍照；晚上值班，白天蹬車去採訪。直到現在，當年同窗中仍舉着相機奔波在採訪一線的專職攝影記者已寥寥無幾，他自豪地說：「我算一個」。

雖然在訪問中鮮少談及攝影，但攝影其實已烙印在劉衛兵的生活裡。劉衛兵是新華社較早開設博客、微博的記者之一，他坦承，一開始完全不能適應網絡上的批評和謾罵，但看了網上流傳外國記者拍攝中國題材的新聞照片後，他相信中國人自己才是最合適的展示者，於是堅守一線，他也將一些未發表的照片作為資料保存起來或帶到課堂上，學生們反應熱烈。

2003年至今，劉衛兵先後出版《奔波在戰爭前線》、《隨訪連戰的日子》、《回望20年——一位新華社記者的採訪手記》和攝影集《日本人印象》，加上這次出版的《我們這30年》中英文著作，十年出版四本著作、一本攝影集，在內地記者中並不多見。上月中旬，《我們這30年》首發式當場簽售新書300多冊，超過央視名嘴白岩松和朱軍此前在同一場地的簽售，打破了外文社的簽售紀錄。劉衛兵認為，這反映了人們對改革開放那段歷史的懷舊和關注。

熟悉劉衛兵的人都知道，他是個閒不住的人，依然對新聞抱有熱情，對未知充滿好奇，還會奔波在一線，因為他認同這樣一句話，「記者不是歷史的主角，但可以成為歷史的主筆，做歷史的主筆是記者的光榮。」

拍下習近平「執眼鏡」瞬間

《我們這30年》一書中有一個瞬間並未收納進去，但卻是劉衛兵職業生涯的其中一個代表作：「8月21日，國際天文學聯合會第28屆大會開幕式在北京國家會議中心開幕。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出席開幕式，並發表熱情洋溢的致辭。習近平致辭結束時，國際天文學聯合會主席羅伯特·威廉姆斯準備上前握手祝賀，不慎將眼鏡掉在地上。習近平主動俯身撿起眼鏡送還威廉姆斯，兩人再次親切握手。」

劉衛兵用了三張一組的照片和上述文字記載了這一幕，引起極大轟動。有網民評價「蹲下去的領導人很可愛」，這組照片也成為外界觀察新一屆領導人的一種形象詮釋。

劉衛兵事後總結了三點，首先是記者要在現場全身心投入，不遺漏任何一個有價值的瞬間。他憶述習近平當時演講結束走回座位前，威廉姆斯看到習近平不走到面前，匆匆起身握手，筆記本、筆和眼鏡全掉在地上，習近平發現了他的窘態，儘管手已經握上，還是深深彎下腰幫他撿起眼鏡。由於事出突然，不僅現場幾十位、上千觀眾一時反應不過來，連現場的電視攝像也未能捕捉這個畫面。

其次是確保拍到的東西能發出去。劉衛兵表示，按規矩這組照片屬「可發可不發」，為此他專門給編輯打電話「推銷」這組照片。他事後回想，有些事需要執著地去爭取，但有時也需要一點運氣，當晚他恰好碰到欣賞及支持拍這組照片的審稿人，就是一種運氣。

第三點是「發出稿件，還要能傳播出去」。劉衛兵除通過東家新華社發稿外，還利用個人微博和博客轉發推介，成功引起巨大迴響。

2004年，劉衛兵拍攝的《總理為農民討工錢》同樣在社會上產生爆炸式影響，直接推動了政府和全社會對農民工和弱勢群體問題的關注和解決。「幹記者這麼多年，這照片讓我感到欣慰。」劉衛兵說。



▲2012年，劉衛兵拍下習近平為威廉姆斯「執眼鏡」的這一瞬間，吸引成千上萬網民轉載



1993年 北京宣武門外大街
消失中的老胡同

結緣香江 反思改革

劉衛兵與香港很有緣：上世紀90年代初，第一次到境外採訪，目的地就是香港；2000年到2002年被派駐香港兩年，先後在香港回歸祖國五周年、十周年、十五周年三次隨國家領導人赴港。劉衛兵說，香港圓了他駐外記者的夢，還讓他重新認識香港與內地、與西方的關係，思考香港在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的特殊意義。

1993年，劉衛兵第一次到香港採訪沙龍網球公開賽。隨處可見的高樓、霓虹閃爍讓他震撼，但心裡還有疙瘩，「這畢竟還是資本主義，好像這世界不該屬於我們。」當年香港回歸，劉衛兵的感受純粹出於愛國主義情緒，「終於要揚眉吐氣了。」

2000年，劉衛兵被派到新華社香港分社，很快就融入香港急促的節奏，重大時政新聞固然從不缺席，社會、經濟、民生、突發事件新聞都有他的身影，一天跑三五單新聞是等閒事。駐港兩年，他在新華社駐外記者中發稿量名列前茅。

劉衛兵在香港報道的第一單引起轟動的新聞，是圓明園銅牛首、銅猴首的拍賣。這兩件文物最終被保利集團成功購回，後來在港展出時，市民反應熱烈。劉衛兵在書中寫道，「香港人的愛國愛港理念，經過中西方文化上百年的磨合激發出來，不僅振興了香港，也讓香港在與全世界交往中處於有利地位。」

在香港駐站期間，劉衛兵經常坐「叮叮」（電車）穿行港島，搭天星小輪橫渡維港，享受着時空交錯的感覺。他說，自己當初那種單純的「洗雪國恥」的思想觀念已慢慢變淡，意識到香港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世界商業金融貿易中心和自由港，用過去的老觀念和書本上的理論難以解釋清楚，「過去常說的侵略和殖民不是事情的全部。」

隨着內地愈來愈富裕，有些人可能覺得「香港不怎麼樣」，但在劉衛兵看來，無論法治制度、市場經濟發達程度抑或社會管理，內地仍與香港有一段差距，「改革進入深水區，國家仍有必要通過香港繼續學習一切好的、先進的東西。」

▲當年《大公報》舊館址附近街景



2007年 北京
十屆全國政協五次會議上的鞏俐與張藝謀



1999年 北京
中美入世談判結束，美方代表比中方代表「更興奮」